

2011
ZHONGGUO
XIAOSHUO XUEHUI
PAIHANGBANG

中国小说学会
排行榜



2011 中国小说学会 排行榜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1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/ 中国小说学会评选. —南昌: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 2

ISBN 978-7-5391-7420-4

I. ① 2… II. ① 中… III. ① 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13763 号

2011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

中国小说学会评选

策 划 张 明

责任编辑 文 欢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mm × 1030mm 1/16

印 张 38

字 数 53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7420-4

定 价 5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2—68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中国小说学会2011年度 小说排行榜评委会

评委会主任：

冯骥才（天津）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

评委会副主任：

雷 达（北京）评论家 汤吉夫（天津）教 授

评委会成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春林（山西）教 授	卢 翎（天津）教 授
毕光明（海南）教 授	朱小如（上海）评论家
江 冰（广东）教 授	李 星（陕西）评论家
李国平（陕西）评论家	吴义勤（北京）教 授
林 霆（天津）博 士	段守新（天津）博 士
谭 湘（河北）评论家	颜 敏（江西）教 授
藏 策（天津）评论家	

特邀评委：

陈骏涛（北京）评论家 陈公仲（江西）教 授

列席评委：

于沐阳（吉林）教 授	文 欢（北京）编 辑
刘阶耳（山西）教 授	郭宝亮（河北）教 授
黄万华（山东）教 授	续小强（山西）主 编

2011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

短篇小说

名 次	作 品	作 者	发表刊物或出版社
01	《真是心乱如麻》	王祥夫	《上海文学》2011年第5期
02	《一九七五年的春节》	毕飞宇	《文艺风赏》2011年第2期
03	《海姆立克急救》	铁 凝	《江南》2011年第3期
04	《花被窝》	晓 苏	《收获》2011年第1期
05	《灰房子》	王 璞	《收获》2011年第2期
06	《小学生黄博浩文档选》	须一瓜	《人民文学》2011年第3期
07	《杀威棒》	秦 岭	《飞天》2011年第10期
08	《爱》	张惠雯	《收获》2011年第4期
09	《写字桌的1971年》	叶兆言	《上海文学》2011年第9期
10	《故障》	周瑄璞	《芳草》2011年第6期

中篇小说

名 次	作 品	作 者	发表刊物或出版社
01	《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》	张 翎	《收获》2011年第4期
02	《驴队来到奉先畛》	杨争光	《收获》2011年第6期
03	《子在川上》	阿 袁	《十月》2011年第1期
04	《一个人的遭遇》	陈应松	《北京文学·精彩阅读》 (原创)2011年第3期

05	《知识分子》	许春樵	《小说月报》(原创版)2011年第2期
06	《从正午开始的黄昏》	胡学文	《钟山》2011年第2期
07	《点绛唇》	王小鹰	《收获》2011年第2期
08	《救命》	东 西	《人民文学》2011年第2期
09	《七根孔雀羽毛》	张 楚	《收获》2011年第1期
10	《如风》	张国庆	《芳草》2011年第1期

长篇小说

名 次	作 品	作 者	发表刊物或出版社
01	《陆犯焉识》	严歌苓	作家出版社2011年10月版
02	《古炉》	贾平凹	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
03	《春尽江南》	格 非	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版
04	《湖南骡子》	何 顿	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
05	《张马丁的第八天》	李 锐	《收获》2011年第4期

序

小说年度排行榜的话题

汤吉夫

一

按惯例，年度小说排行榜成书，都是由会长、副会长轮流写序的，本年度排行榜评议会在南昌结束时，曾安排副会长李国平先生来写，但李国平先生谦虚，以作品读的不多不好写序为由坚辞。这变故始料未及，一时也不好更换别人，我便自告奋勇地对秘书长说，那就我来吧。

话说回来，我之所以主动地要写，并非因为我作品读的比国平先生多。近几年因为身体的原因，作品读得很少，要想对于年度的小说有个大致不错的评估是不可能的。这几年，我连评议会都很少参加，除去身体的原因以外，私心里完全是为了避免不读小说而当评委的尴尬。

至于对序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是否必须要评说这一年度小说，我觉得倒不一定，起码没有人这么规定我。这么一想也就解放了，我完全可以王顾左右而言它。就算一篇不着调的序罢。

二

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一事，最初是由冯骥才先生提出来的。2000年5月，冯骥才先生刚刚接任中国小说学会第三任会长，就提出要借排行榜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外壳，来展现专家、学者的视野中的当下中国小说，他还提出在三年排行榜的基

基础上，优中选优，推出中国小说学会的学会奖，以推动和引导中国小说的阅读和创作。

学会同仁一致同意并热情地接受了冯会长的建议。又正好赶上新世纪的开端，于是说做便立马做起来。

小说年度排行榜最初三届评议都是在天津完成的。那时候缺少经费，举办评议会很困难。东求西借，凑够评委们差旅食宿的化销，已所剩无几，所以根本发不出什么评审费。三年中共发过两盒麻花，算是对评委的一点感谢罢。我至今记得，2001年，小说排行榜评议会结束，会议委托青年评论家洪治纲为会议报导写通稿，加班到半夜，肚子饿了，就把会议发给的麻花拿出来吃掉。

虽然条件艰苦，但评委们却没有怨言。

我们有一个由21人组成的很好的评委会，年龄上有老、中、青，身份上有作家、评论家、大学教授等，都是关注当代小说的人。其中尤以青年评委谢有顺、吴义勤、洪治纲、施战军（还有后来稍晚参加的何向阳、阎晶明、汪政等）等分外惹人注目，他们思维敏捷，观念新颖，锋芒毕露，生机勃勃，和雷达等老一辈评论家一起，成了这一届评委中的中坚力量。2000年排行榜推出尤凤伟的《中国一九五七》和杨显惠的《上海女人》，不经意间成了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的一个标志性的信号。

在2000、2001、2002三年排行榜的基础上，评选出了中国小说学会首届学会奖，红柯、毕飞宇、杨显惠是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的长、中、短篇奖的得主。

坚持文学性、学术性、专业性、民间性相结合的原则，小说年度排行榜悄悄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。

第四、五、六、七届排行榜评议会是在济南完成的。学会得到了大众报业集团《齐鲁晚报》社的支持，相对富裕的资金和强势媒体的宣传，使得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的声誉日隆，在文学界、创作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。评委的积极性也很高，会议气氛融洽，争论激烈。年度小说的评审会实际上变成了当下小说的研讨会，从一篇小说的评价到年度小说的整体审视，从年度小说的走向到某篇作品的特殊意义，评委们总是有不尽的话题。有些评委自信，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，有的评委幽默，谈吐尽是笑料。在近似刻板的氛围中，也不乏轻松的时刻。

第二届学会奖是2006年5月，在青岛举办的，承担会务的是大众报业集团旗下的《半岛都市报》。国内外著名作家、评论家，期刊编辑、媒体记者等一百余人，应邀光临，见证了中国小说学会学会奖的隆重，湖北作家刘醒龙、陈应松和广东作

家魏微分获长、中、短篇小说奖。

这是小说排行榜的最辉煌的年月。

但是艰难很快就来了。2007年后，学会和《齐鲁晚报》社结束了合同。也就是说四年的衣食无忧的日子结束了，我们又回到了先前的“找食吃”的境地。加上部分老的评委退休；部分年轻的评委升迁（他们担负起更重要的工作，无暇顾及排行榜了），因此，排行榜的评委会就显得有些冷清。这时候，前副会长陈公仲先生挺身而出，主动地把2009年的排行榜的工作，拉到了南昌大学去。并且积极地筹备了第三届学会奖（后发展为中国小说学会首届小说节）。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，湖北作家方方，江苏作家范小青，分别获得长、中、短篇奖，海外作家张翎获特别奖。中国小说学会小说节，是2010年文坛众目所瞩的事情。公仲先生的贡献是力挽狂澜，成了学会的中流砥柱，并且尽其努力，把小说排行榜的影响扩大到海外去。

公仲以外，我还想到老朋友雷达、陈骏涛、李星、夏康达和已经故去的金汉先生等。学会的发展，排行榜和学会奖之所以能支持到今天，正是这样一些有责任感、有事业心、热心为学会服务的朋友们，一以贯之的努力的结果。

这是艰难与希望并存的时期。

新的一批学会骨干正在成长起来。2009、2010、2011年的临汾评议会、上海评议会、南昌（师大）评委会，以及2011年合肥教材会的成功召开，就证明了这一点。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。

三

屈指算来，十二个年头过去了。在奢华浮躁的时风中，能把一件事情，坚持做了十二年是很不容易的。

当我看到21世纪出版社重新出版的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，前十年的一整套书，那厚厚的一摞，使我心中生出了若干欣慰。这是一套十分宝贵的资料，这是学术界对新世纪小说最早的一次过滤。想必研究新世纪小说的人，都不会忽视它的存在。

我们的工作并不完美，很多瑕疵和缺失，回头去看时就更加分明。但是，运动着的不完美，总比静止的完美更具生命力，我们希望能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地完善我们自己。

是的，我们原来可以做得更好些。

我们的评委应当更用功些。应当在读作品上下更大的功夫。不读作品的评委是没有资格当评委的，起码应在分工范围内大量占有材料。

其次，评委应当保证出席评议会，在没有不可抗拒因素的情况下，评委是不可缺席评委会的，因为你担负了责任。金汉先生是从不缺席评议会的，即使在他病重的四年里，也都是规规矩矩地到会，认认真真地参加评议。我们还是向金汉先生学习吧。

再次，评委应当坚持文学性、学术性、专业性和民间性的原则，使得我们的评选有别于其它奖项。在国内的各项评奖中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独立的品格。

一切从作品出发，不看作家的名头，不看发表作品的期刊的名头，不跟风，不逐浪，更加冷静坚实地面向创作实际，重视发现新人推出新人。

多一点小说本体的关注。多一点叙述方面的关注。多一点思潮方面的关注。我们是小说排行榜，不能忘记文学；我们是专家学者，不能忘记小说的学术性和专业性。

权威性是建立在公正、公平、客观的基础之上的，如果我们认真，我相信我们终会把小说排行榜和学会奖，办成深受作家和读者欢迎的一个顶重要的奖项。

目 录

序：小说年度排行榜的话题.....	汤吉夫	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

短篇小说

真是心乱如麻	王祥夫	1
心乱如麻：城市的焦虑与惶惑——评《真是心乱如麻》	江 冰	7
一九七五年的春节.....	毕飞宇	10
被冰冻的“美丽”——评《一九七五年的春节》	杨剑龙	18
海姆立克急救	铁 凝	20
评《海姆立克急救》	黄万华	29
花被窝	晓 苏	31
乡村女性的情欲戏剧——评《花被窝》	毕光明	45
灰房子	王 璞	48
被恐惧击中的“文革”经验——评《灰房子》	林 霆	60
小学生黄博浩文档选.....	须一瓜	62
吓你一大跳——评《小学生黄博浩文档选》	文 欢	78
杀威棒	秦 岭	81
另一种形式的精神启蒙——评《杀威棒》	段守新	90
爱.....	张惠雯	93
“爱”的精致传达——评《爱》	卢 翎	101

写字桌的1971年.....	叶兆言	103
撬动历史的杠杆与支点——评《写字桌的1971年》.....	林 霆	112
故 障.....	周瑄璞	114
“故障”背后的诗性与暖色——评《故障》.....	吴义勤	124

中篇小说

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.....	张 翎	126
重归家园——评《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》.....	陈骏涛	174
驴队来到奉先峙.....	杨争光	177
一支土枪与文化人性的实验场 ——评《驴队来到奉先峙》.....	张艳梅 王春林	250
子在川上.....	阿 袁	252
大学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与精神困境——评《子在川上》... 颜 敏		279
一个人的遭遇.....	陈应松	281
评《一个人的遭遇》.....	王启东	315
知识分子.....	许春樵	318
态度决定一切——评《知识分子》.....	王达敏	364
从正午开始的黄昏.....	胡学文	366
每个人的回想其实都是一篇小说 ——评《从正午开始的黄昏》.....	续小强	406
点绛唇.....	王小鹰	408
惜春春去，几点催花雨——评《点绛唇》.....	谭 湘	465
救 命.....	东 西	468
谁救谁？——评东西的《救命》.....	藏 策	502
七根孔雀羽毛.....	张 楚	505
羽毛之轻与“底线”之重——评《七根孔雀羽毛》.....	郭宝亮	544
如 风.....	张庆国	546
激情历险的对决——评《如风》.....	刘阶耳	576

长篇小说

思想意蕴和人性的深层挖掘——评《陆犯焉识》	公 仲	578
积蓄了中国人精气神的典范之作——评《古炉》	李 星	581
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度透视——评《春尽江南》	王春林	585
战争与人——评《湖南骡子》	朱小如	588
文化冲突中的人性困境展示——评《张马丁的第八天》	春 林	591

真是心乱如麻

王祥夫

现在，她就像是这套房子的主人了，房主已经把一切都交给了她，包括所有的钥匙。他们给她的工资不能说低，每年两次定期从新西兰寄来，还有老太太的生活费，她每个月会替老太太去银行取一次。给她的工资是一个月两千六，还说只要把他们的母亲服侍好了，她的工资每年会递增一百，如果他们的母亲还能再活一百岁的话，她的工资到时候就要增加一万！好家伙！当然她知道谁也不可能活那么大，即使是拼命让自己活也不可能。她明白即使是自己，如果现在才十七八，也活不到那么大，她现在不敢想这件事，她唯愿房主的母亲就这样一直活下去，她甚至想最好是自己有一天忽然不行了而老太太还好好儿活着，她想过死，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想到过死。她觉着最好的死法就应该像楼下的那个老头儿，上午还在院子里大声说话，用除草机修理草坪，到了晚上据说就不行了，正吃着饭，喝了一杯白酒，就一下子趴在了餐桌上。但她在心里希望房主的母亲一直活着，那样她就有事做有地方住。她很早就独身一人了，一直住厂里的公共宿舍。厂里的锅炉发生了大爆炸，她丈夫当时正站在锅炉前边，人一下子就没了，只有一条腿在墙上贴着。她也没有子女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套房子的主人才一下子就选中了她，直到现在，她一直都很感谢这家人。那时候，她都发愁她那些有限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？东西虽然不多，但都是必须用的，从工厂宿舍把那些东西一搬出来，她就慌了，好像是世界末日来了。也正是那时候，她被介绍到这家来做保姆。房子挺大，是这座住宅楼最高的一层，复式，上边那一层南北还各有一个挺大的阳台，南边的更大一点。她来这家做事，也就是每天一起来就打扫卫生，先擦地板，再擦拭家具，然后是做饭。刚来的时候这家人还没全走，她就住在楼上一间靠近卫生间的小屋子里，屋顶是倾斜的，动不动就碰头，不过她现在早已习惯了。卫生间旁边还有一间屋顶倾斜的小房间，里边挂着不少女主人的衣物，现在那些衣物都还挂在那里，裙子大衣什

么的，用一幅白色的大窗帘苦着，还有许多鞋盒子。已经九年了，从没人去动过这些东西，她进去过几次，去看暖气是不是够热，有一次她还打开一个鞋盒子，把里面的鞋取出来试了试。她这么做的时候心里怦怦乱跳，好像自己做了什么坏事。这家的主人让她住到楼上有他们的想法，生怕那些修补房顶的工人晚上会偷偷从露台溜进来，小偷也常常会爬到最高这一层来。考虑到这一点，就让她住在了楼上。房主一走，她就下来了，主人的母亲非要让她下来，她现在就住在老太太旁边的那间屋。但她自己带过来的东西都还放在楼上。楼上那间屋里有一张床，床上铺着本来是用来铺在地板上的那种很厚的红色麻毯，麻毯被猫抓得乱糟糟的，那只猫现在不在了，已经送了人。靠墙是一个书架，架上放着些没用的课本，都是这家女儿上高中时候的课本。有个小瓷炉，黑黑的，像个小亭子，打开盖可以插香，还有两盒盘香，她想肯定连一点点味儿都不会有了，有一次她居然还点了一下，烟冉冉升起来的时候，她的心里又怦怦乱跳起来，好像自己又做了什么坏事。她的一个旧皮箱，还是当年买的处理货，但挺结实。一个塑料箱，粉色的，上边的两个小轮子早就不能动了，原来还可以拉上走，现在就放在书架旁边的地上。还有一些别的什么，都打了包放在书架上边，苦着发了黄的报纸，那好几大包东西她好久都没打开过了，因为她从来都没想到过再去别的什么地方。九年的时间让她觉得这里就是她的家。春天的时候，她在南边的阳台上种了不少东西，用那种绿色的很大的塑料盆，当年不知道这家主人用这种盆子种过什么，她把干枯的根子挖出来看了老半天，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植物。她在盆子里种西红柿和青椒。把选好的西红柿和青椒晒干，再把种子取出来，到了春天直接种到盆里。还有薄荷和紫苏。老太太也经常跟着她在阳台上看她浇水，或者跟她一起晒晒太阳。北边的阳台上还有七八盆花，都是红色天竺葵，她经常一迈脚就过到那边去浇花。冬天的时候她还会做腊肉，把带皮五花肉买回来，用酱油和糖当然还有白酒腌那么几天，然后把它们拿到南边的阳台挂在晾衣绳上。老太太挺爱吃她腌的腊肉，只是牙不好了，一小块腊肉要嚼上老半天。谁知道老太太那口假牙都镶了有多少年了，动不动就往下掉。吃饭或说话，老太太只要把手往嘴边一抬，她就知道假牙又要掉下来了。

那天她对老太太说现在镶牙很方便，不费事。

老太太正把勺子往嘴边送，勺子里有一点点米饭——“我还能活几年。”

老太太的这句话让她的心里一时很烦乱，她站起身就去了厨房，心里怦怦乱跳，忘了自己到厨房要做什么。水也没有开。她在厨房里站了好一会儿，问自己，要是眼前这个老太太突然不在了，自己应该去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可以让自己去？

她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。

可老太太确实一下子就没了。今天早上一起来她就觉着有什么不对头，屋子里静得有点不对劲，既没有咳嗽声，也没有别的什么声音。她在厨房里做好了牛奶麦片，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怦怦乱跳起来，觉着是不是出什么事了。她拿着一个玻璃杯去了老太太那间屋，床上的老太太头歪向一边，嘴微微张着，人一动不动，已经死很久了。

现在老太太就静静躺在床上，跟睡着了一样。老太太的样子并不让她害怕，她想不明白的是老太太得了什么病，怎么会一下子就死了？从上午到现在她就一直呆坐在老太太屋子旁边自己的屋子里，坐在窗边的床沿上，从窗里看出去，对面楼顶的雪化得差不多了，春天快要来了，有人在对面擦玻璃，人蹲在窗户里边，一条胳膊伸在外边。这说明外边的天气很好，但她的脑子却是要多乱有多乱。窗台上的那两盆天竺葵有点缺水，叶子蔫了。

这时又有人打来了电话，电话响了好一阵子，她希望这个电话不是从国外打过来的，她不知道自己到时候该怎么说。打电话来的是个女的，说什么东西做好了，让过去试试。她没说什么就把电话放下了。她已经想好了，要是老太太的儿子或其他人打来电话，她就说老太太睡着了。一般来说，她一说老太太睡着了他们就不会再让她把老太太叫醒，很长时间了，他们都没来过电话，他们都很放心，因为给老太太找了这样一个保姆。她想他们也应该放心，他们已经吃透了她，知道她希望老太太一直活下去，只要老太太活着，她就有住的地方和吃的地方，还有工资，每年还能长一百块钱。所以他们打过来的电话越来越少，更别说回来看看。

她坐在那里，十指交叉着，两眼一直看着窗外。对面楼靠楼顶的地方雪化得差不多了，下边靠屋檐的地方雪要多一些，对面那家人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可能是坏了，水一直往下流，亮花花的，就那么一直从楼顶流到了下边的院子里，再从院子里流到院子外的路上去。这会儿，她看到了热水器上落了一只很大的鸟，黑色的，但她从来都叫不出鸟的名字。她其实很爱看有关动物的电视频道，但老太太不爱看她也就算了，虽然楼上还有一台电视，就在一上楼的地方，电视机前还放了一把很宽大的椅子，椅子旁是一排小书架，上边塞满了过时的课本和过时的杂志。这台电视已经很久没人看了，有两次，她悄悄上楼打开了电视，找到了动物频道，她这么做的时候心里又怦怦乱跳，又像是自己做了什么坏事。

她坐在那里，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做些什么。该不该往那边打个电话，把老太太的死讯告诉他们？老太太此刻静静地躺在旁边的屋子里，如果没人动她，想必

会就这样一直躺下去。她听见，有什么又在“嗡嗡”地响，她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在响，起先以为是楼上卫生间的电淋浴器，她刚才上去了一趟，发现声音不在那地方。这会儿她明白是自己的脑子里在响，从早上发现老太太死在床上时“嗡”的一声响开的。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
“要不要往那边打个电话？”她问自己。

这时候电话忽然又响了，把她吓了一跳。

她用一只手压住自己的胸口。

“抽时间过来一趟。”电话里的声音像是特别遥远，又是那个女的。

她没说什么就又把电话放下了，她实在是想不起这个打电话的女人会是谁。在这九年中，有时候会有电话打过来找老太太，都是当年和老太太一起教过书的老教员，他们也都七老八十了，都上不了楼了，有的还在染头发，但都染得马马虎虎，把白白的头发根都露在外边。有时候老太太还会出去和他们聚一下，也仅限于喝杯茶，在街心公园的那个小湖边，茶座就在卖茶的那个小房子旁边，老头老太太一般都喜欢去那种地方。每逢聚会，老太太都会让她搀着上楼下楼，每上一层都要歇上老半天，下楼的时候好那么一点，但也气喘吁吁。

这时候电话又响了，她站起来，看着电话，好像一下子看到了电话那头，很远的地方，那个叫新西兰的地方，感觉中是一大片绿的地方。她对自己说，如果是那边的电话就说是老太太还在睡觉。

电话又是那个女人打过来的，她弄不明白这个女人会是谁。

是不是又要来一次聚会？她把电话放下了。

电话放下来的时候她听见那个女人在电话里又说，“过来试一下。”

她动手收拾自己的那些东西已经是下午的事。她把两只箱子里的东西都取了出来，离上次开箱取东西已经隔了很长很长时间。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收拾东西，要是这家的老太太还活着一定会过来问她想做什么。她把箱子里的东西取出来再放进去，东西忽然放不下了，好像一下子多出了什么。她从来都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得有条有理，但现在一切都乱了。她没有一点点主意，放在箱里的旧衣服忽然怎么也叠不好了。刚才她突然觉得产生了错觉，老太太是不是没事？是不是还活着？就又轻手轻脚过去了一下，老太太还是那样子，脸朝一边歪着，嘴微微张着，要是没人动她，会一直这样呆下去。她站在那里，弯着腰，看着老太太，枕头上绣着一朵很大的向日葵，黄黄的，她知道那枕头不是老太太的，是老太太孙女上大学时用